



有年冬,大队分红薯,我爹跟柱子他爹大拿叔起了争端,二人在地头还动了手。

当时,柱子他爹也在场,老汉担心自己的儿子吃亏,就死死抱住我爹的腿。我爹被大拿叔连捶了好几拳,最后使猛劲抽出口,一脚踹在柱子他爹的胸口上。老汉年龄大了,不经踹,倒地后不省人事。

因我爹的那一脚,柱子他爹一冬未下过炕,在腊月里去世了。我和柱子要好,我俩还学着书里结过义。从我记事起,只要我去柱子家,大拿叔总是沉着脸。

我不管这些,在巷道里碰见大拿叔,就会主动问候,可他看都不看我一眼,更别说应声儿了。

有一回,大拿叔拉着一架子车粪吃力地上坡,我看见后赶紧过去在后边帮着助推。上了坡,他看到我,没说话,径直拉着车子走了。

我回去就对我娘讲了,我娘说,你大拿叔心里有疙瘩呢!你是小辈儿,该问问,他不答应那是他的事。

那时,柱子常来我家。大拿叔知道后就嚷柱子:你爹怎么死的你忘了,要是再瞅见你上那家去,看我不打断你的腿。

我娘说,柱子他爹去世后,我爹硬要我爹去吊祭。我爹硬着头皮去了,却被大拿叔拦在灵堂外,硬生生地撵了出来。

我读初二那年,我爹患了重病,家里没钱医治,最后抱病离世。我爹过事那天,全村人都来了,唯独大拿叔没来。我娘说,

## 心结

□王立乾

当年你爷去世,他也没来,人家心里的疙瘩没解开呢!那时我已逐渐懂事,忽然从心里就看不起这个人。此后,从巷子里过再碰见他,不闻不问,形同陌路。

我爹去世后,我家的日子愈发艰难。初中读完后,我停学务农。

那年十月的一天,寒风凛冽,我在地里挖玉米秆。柱子骑辆自行车来找我,说村里让报名参军呢,咱两个一块到乡里报名去。我一听,撂了锄头,坐上柱子的自行车去了乡里。

在乡上,恰巧碰到当了村会计的大拿叔。看见我俩,瞪了一眼,冷冰冰地走了。

我和柱子从报名、目测、体检都很顺利。说实话,我俩都想去部队,也期盼着二人都能被征走。可那年,乡里只给了我们村一个名额。

那时,乡武装部长老白领着陈干事来村里家访。他们先去的柱子家。大拿叔一早割了肉买了酒,备了好烟好茶;柱子娘还烙了葱花饼,炒了一碟子鸡蛋豆腐……从他家飘出来的香味,儿满巷道都是,老远就能闻到。

白部长和陈干事在柱子家酒足饭饱后,才来的我家。那时,天已擦黑,他们打着饱嗝儿,身上散发着酒气,在我家破败不

堪的小院里转了一圈。我娘不知如何是好,拉出两只低矮的小凳,倒了两碗开水,然后紧张地不停搓着双手让座。他们稍作停留,简单问了几句话后就告辞了。临走时,说让我们耐心等待消息。

那几日,柱子在巷道里碰见谁都散着烟,说乡里已经答应他爹把名额给他了,他这兵当定了。入伍通知书下来时,村里炸了锅。大家谁也没想到,最后应征的会是我。

在乡里,白部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,小伙子,你家不易,到了部队好好干,可别辜负了大家对你的期望!

出乡政府时碰到大拿叔,他依然铁着脸,不看我一眼。我鄙夷地瞅他一眼,脸上尽是年少得意。

送我去部队时,柱子眼睛红红的。我对柱子说,别难过,明年你继续报名,我在部队上等你。柱子听后,突然拉着我呜呜大哭起来。

当兵第四年,我考上了军校,随后回了一趟陕西老家。

柱子已成家了。几年不见,他变了许多,又黑又瘦的,话也不是很多了。

我娘说,你大拿叔病了,病很不好,你抽空去看看他吧!我“嗯”了一声,但最终还是没去。

又过了几年,我晋升连长,又探了一次家。

这次,我专门去了柱子家。那是个夏夜,月朗星稀。在柱子家院中的小桌上,他媳妇切了一盘火腿,炒了几个鸡蛋,用白糖拌了一碟黄瓜和西红柿,还买来了几瓶啤酒。

我和柱子喝着酒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。我忽然觉得,我和柱子之间似乎有了一层隔阂。他流露出的热情,倒不如说是一种客气。

他媳妇端了一盘炒豆角上来。柱子将盘子推向我,说,没啥好的,你将就下。下次回来提前言语一声,我准备些好的。

柱子的小子刚学步,走路还不稳。小家伙跑到我跟前,摸着我的绿军装,好奇地望着我。

柱子就吵他媳妇,赶紧把娃抱走,看把人家军装都摸脏了。

我听后,心里五味杂陈。大拿叔一年前就不在了。我当兵走那年,柱子和大拿叔就不言语(关中方言:不说话)了。直至大拿叔去世,父子二人也没说过一句话。

我问柱子,这是为何?柱子苦笑了一下,端起啤酒一口干了。后来有一次我去镇上赶集,碰到一个满头白发的老人,他向我打招呼,我一时没认出是谁,原来是白部长。我掏出烟敬他,感谢他当年把入伍的名额给了我。

白部长吸了口烟说,要感谢,你最应该感谢的人是你大拿叔。当年,他硬要我们把入伍的名额让你,他说你们家孤儿寡母的,日子惶惶,让你去当兵,权当给你找条出路。



## 磨

## 面

□李同福

面者,五谷之粉也。五谷统称为粮食。面有小麦面、玉米面、高粱面、大米面、小米面、糜子面、红薯面、豆类面、荞麦面等。面可做成面条、面饼、馍、面包等食品,为北方人的主食。要吃面,必须把粮食磨成粉。把粮食磨成粉的工序叫磨面。

磨面的方式很多,有旱磨、机磨、水磨。旱磨就是在房子里装上石磨磨面。石磨就是两块圆形石盘叠在一起,石盘叠合处凿有槽纹便于磨碎粮食。两石中心有轴定位。磨面时,下面的石盘固定在木架板上,上面的石盘系上木杠子由牲口拖拉转圈或人力推转研碎粮食。粮食碎末由人用面罗筛出面粉。我家过去也有一台旱磨子,供村人磨面。不论磨面多少,只收两磨盘间夹存的微少麸皮为酬。旱磨磨面效率低。一斗粮食,牲口转圈,人既要照顾磨子,又要手摇罗面,“踢踏踢踏”一响,人累,牲口累。

机磨是用柴油机带动机磨,人把粮食倒进磨面机,机器自动磨碎粮食筛出面粉,人只要不断把粮粒反复倒进机磨就可以了。机磨效率高,只是磨少量粮食方便,且费用高。

水磨是农村人常用的磨面方式。顾名思义,水磨就是用水力带动石磨磨面。水磨一般设在山沟有水的地方。磨坊两间,一间收粮食,供磨面者休息,一间是磨面处。水磨的设置原理与旱磨相似,不同的是水磨的两块石盘下动上不动。上面的石盘用绳索吊在屋梁上固定,下面的石盘固定在粗壮的木桩架上,木桩为轴直通磨坊下面。渠水冲动硕大的竖形木轮,大轮带动木轴上平行的小轮子,小轮子转动木轴及磨坊里下面的石盘。石磨旁边有一长约八十公分、宽约一百公分的罗面。面罗四角系绳子吊着,罗杆长约七十公分挂在转动的小轮子上用以罗面。小轮子是一直通屋下迎水而转的木轴,木轴上装约四十公分的横木,横木上竖装一二十公分的小木。罗杆一端有孔挂在小轮子小木上就可罗面。

在水磨上磨面,最难的是罗面。罗面有两难:一是抓小轮子,小轮子转得快,很难抓住挂罗,不少人把粮食布袋拧成绳状套小轮子,然后抓住挂罗。二是捡罗。捡罗就是把罗里的麸皮抖出来。罗面时面罗随小轮子的转动左右移动,捡罗时须抓住罗绳逆向抖动。如此,罗上的麸皮才能抖出罗前。

水磨磨面的程序就是把粮食倒入石磨,把磨出的粮粒倒入面罗罗面,再把麸皮倒入石磨,如此反复。

五十年前,我二十来岁居住农村,常常到水磨磨面。磨少时,一二斗粮食(约四五十斤)就扛着来

去。逢年过节磨得多,就让生产队里的老青驴驮着。老青驴是祖父和生产队里的老农为生产队在新疆买的,性格温顺,吃苦耐劳,男女老少都喜欢使唤。老青驴驮一桩子粮食(约一百多斤)不快不慢,不停不歇,路边小草不看不吃,静静地走在陡峭曲折的山沟小路上,根本用不着吆喝。五十年了,生产队、饲养室都烟消云散,老青驴的形象还长留心。水磨磨面,粮食多,管理员约定时日,专程去磨面。

磨面常常在晚上。山沟里黑黢黢的,只有“哗哗”的流水声。偶尔有猫头鹰阴森的叫声,令人不寒而栗。磨坊里,休息室里静静的,一豆油灯明灭摇曳。磨面处,石磨“呜呜”地磨,小轮子“嗖嗖”地转。时不时面罗“踢踏踢踏”地罗。这算是水磨磨面的交响乐。

在水磨磨面,首要的是学会逮小轮子挂罗,再是捡罗。我心诚专一,不久,便随心所欲。顺手了,寂寞了,就不怕人笑话地胡乱叫吼,非诗非歌:

黑夜里表演无人看,  
肚里的曲曲连成串。  
水磨子磨面有何难——呀!  
咱一出手啊都——会全。  
别看它小轮子如风转,  
咱一下子,就把它撵!  
捡罗说难也不难,  
懂物理的人吗,学捡会捡!  
……

唱着,唱着,不由得声越来越大,惊扰了待磨而眠的人。“嗨嗨,嗨,嗨!你不让人睡了?”我淡然一笑,“不唱了,不唱了!”

时光如风,磨面的事已过去了几十年,我也成了一个两鬓斑白、瘦骨嶙峋的老汉。身居闹市,超市不远,吃面已不是个事儿,随时购买方便。偶尔想起过去磨面的事,心里淡淡的,咸咸的,也甜甜的。当时是苦中作乐,生活不易,但也不乏些许温馨。当然和现在的生活比较,可见社会的发展与进步,生活水平的提高。不说城市,现在乡村僻壤大概也难有如我的磨面了。

## 桌上的清旷与光芒

□映 铮

《礼记》有云:“夫礼之初,始诸饮食。”人最该爱的,是烟火气。人间有味,是俗人的口腹之欲,雅士的柴米油盐诗酒茶。袁枚的《随园食单》,李渔的《闲情偶寄》,写出了食物的经典与流行。梁实秋和汪曾祺也曾着墨南北碗碟,写出令人垂涎的好文字。即便千古风流苏东坡,也会因了“东坡肘子”平添几分可爱和亲切。

世风浮躁,人心潦草,逆光而行的人,归来未必认得当初的少年,但味蕾会带你找到故乡。在田城开江,无论是传统的仔姜鸭、酸辣鸡、蒜苔蟾段,还是干扁米豆腐、豆瓣炖排骨,都是融进身体和记忆的。小时候物质匮乏,每到年节便惊怯于一大桌美味。殊不知,那是对生活的敬畏和体贴。那时哪懂这些,只顾越发疯得起劲。“跳饿了才吃得多吃得。”不时溜进灶房吸着鼻子闻

炖圆尾从锅里“突突”地飘香,看豆芽回锅肉翻卷出别样风华。趁大人不备,撕一条腊排骨兴奋地跑开。

那时候对会做菜的人充满了崇敬,觉得太阳和尘埃都被他们拼进了折耳根,洪荒与香草被蒸到了茱萸里。至于那些山长水阔,势单力薄还有茫然失措,都一锅炖了吧,加土豆、山药还是胡萝卜都好。出锅上桌,便是岁月的悲欢离合、人情世故,以及情愫和抱负。

其实,岁月光泽就是瓜蔬饭香,山河之味全因五谷杂粮。凡家门前种花,仙子银碗盛雪,布衣清欢或者花透窗纱,人间风月里的生死契约,具体到日常便是一粥一饭。田城自古丰衣足食,饮食讲究,无论是冰镇小龙虾的冷峻高傲,还是醉蟹的疯狂招摇,都是值得品味的宿命棋子,都有疗愈心事的慈悲。是的,在

川人眼里,没有什么油辣子泼不开的凛冽。待日暮昏沉,灯火阑静,一桌荤素便释放了炊烟的自由和快意。

墨子曾说:“食必求饱,而后求美。”桌上风光也是礼制进阶的履历,先充足生命的温暖和力量,再寻求人生的价值和意义。口腹之谋,由俭入奢,宴饮早已成为交往和展示的平台。司马光曾说:“酒非内法,果、肴非远方珍异,食非多品,器皿非满案,不敢会宾友。”不懂得品尝与赞美,何以介入“才子佳人,芳声共著”的品质生活。桌上意气风发,箸下物阜民丰。平酪与莼羹,烤肉与豆腐,锦绣刺身拼鲜椒兔柳,餐桌上的春秋已是异彩纷呈。有纨绔公子以宫食华饌斗富炫贵,也有“羊续悬鱼、裴宽瘦腹”彰显廉洁奉公的。魏晋的旷达不羁多在酒桌上表达,《清明上河图》里的餐食之景多达上

百处,《红楼梦》有三分之一的笔墨在描述食不厌精的生活理念。再看王维的“良人玉勒骋骅骝,侍女金盘盘鲤鱼”多么富贵;杜甫的“鲜鲫食丝脍,香芹碧涧羹”虽说平常却也细致;范仲淹的“江上往来人,但爱鲈鱼美”,将吃的深情从陆地跃到了海上。到了明清,食材更丰富,做法更多元,果腹升级到了养生,绅士大夫认识到药食同源的珍贵。这是人类文明的进步,是社会发展的缩影。无论是写诗沽酒的狂人,还是典衣续命的穷人,莫不是用一桌肴饌去抚慰那些委屈、脆弱、不堪和来不及。

“茶名龙凤团,香字鸳鸯饼”。一桌好菜,便是四季清旷,也是生命的光芒。今人必先手机欣赏,古人则将之诉诸信笺寄给远方。路远船慢,更显余味悠长。让我们在桌上的清旷与光芒里,细品山水与尘世,且乐此不疲。

同心人,空结同心草”。她常用这样的纸笺来誊写自己的诗,以诗赠友,于是人们就将这种纸笺称为“薛涛笺”。木芙蓉花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。古人常用它的花汁染丝作帐,即为有名的芙蓉帐。

驻足湖边石畔,静静地与水芙蓉相伴,我在花里,心情如花风中一样自由舒暢。木芙蓉枝头一个个花骨朵儿甚是可爱,荷包一样饱鼓鼓的,也许明天清晨,秋风温柔的手指就将花蕾青绿色的罗裳轻轻解开。

木芙蓉花一日三色,恰似女人大十八变,越变越美丽。清晨初开的花,洁白中泛着浅淡的青黄,清丽脱俗。花色随着时辰推移逐渐转浓,午间时分宛若少女的腮红。傍晚时好似饮醉了夕阳,变成胭脂红。关于木芙蓉花色变化的原因,有研究表明跟花瓣中花青素和酸碱度随温度变化有关。人们形容其“晓妆如玉暮如霞”,谓之“醉木芙蓉”或“三醉芙蓉”,意是指木芙蓉花如不胜酒力的佳人一般面容娇美。

得天地之灵气的木芙蓉花不仅令人赏心悦目,还有美食和药用价值。林洪在《山家清供》一书里写道:“以新鲜的木芙蓉花煮嫩豆腐,红白交错,恍若雪霁之霞,名雪羹羹。”木芙蓉花还可以做芙蓉糕、芙蓉煎蛋,也可以与鸡肉、竹笋、粳米等食材相搭配,制成多种美味佳肴。木芙蓉的花、叶均可入药。李时珍曰“霜时采花,霜后采叶,阴干入药”,有清热解毒,消肿排脓,凉血止血之效。

寂靜生长,默然绽放,朝开暮谢。木芙蓉生命如此匆匆,却也要尽情在一日之内变幻出三种颜色,活出自己的个性,诠释生命的美丽与价值。我爱木芙蓉花!在时间的长河里,人的生命亦如木芙蓉花一般短暂。活着,就像木芙蓉花一样,默默竭尽全力,释放芳华。

孤独熊猫

□许冬林

二十多年前,朋友送我一只绒布的玩具熊猫。我对布质玩具没什么特别的喜好,于是将这只熊猫收进了木橱里。两年后儿子出生,七八个月大时我把玩具熊猫拿出来,“哇,熊猫!”我夸张地做着惊喜的表情。

“哇——”儿子哭了。

他被熊猫的样子吓哭了。在我们以为他肯定会喜欢憨态可掬的胖乎乎熊猫时,事实上,熊猫于他是恐怖的。那时的他,喜欢红色、绿色、黄色这些艳丽之色的物体,熊猫的颜色没有黑白。我们以为最可爱的那一对黑眼圈,对于一个幼儿,也许像黑夜和无底的深潭一样令人不安。

他是过了一年多才勉强接受这个黑白熊猫玩具的,并且时时以蹂躏这个熊猫为乐。在他心里,这黑白二色的动物形象实在不讨喜,甚至成为敌人一般,他总是骑上它来消除内心对它潜在的恐惧。

后来儿子渐大,已经懂得那个绒布的熊猫没有生命,对他不构成任何威胁,便也丢了蹂躏它的兴致。于是,这只熊猫玩具仿佛垂老一般,完成了陪伴儿子幼年的使命后,又被我收进木橱深处,并且再也没拿出来玩过。

和所有的儿童都喜欢逛动物园一样,儿子六七岁时,在动物园里终于见到了围栏里的熊

儿,如今早已长成正在读研的青年。前几日,在家庭群里,他冷不丁地说道:“熊猫丫丫要回来了——它和我同岁呢,都是2000年生的。”

我说:“是呀,23岁的你,风华正茂;可是,23岁的熊猫,已经垂垂老矣。”

儿子道:“陪它一起旅美的老公乐乐已经死了,它是老而孤独的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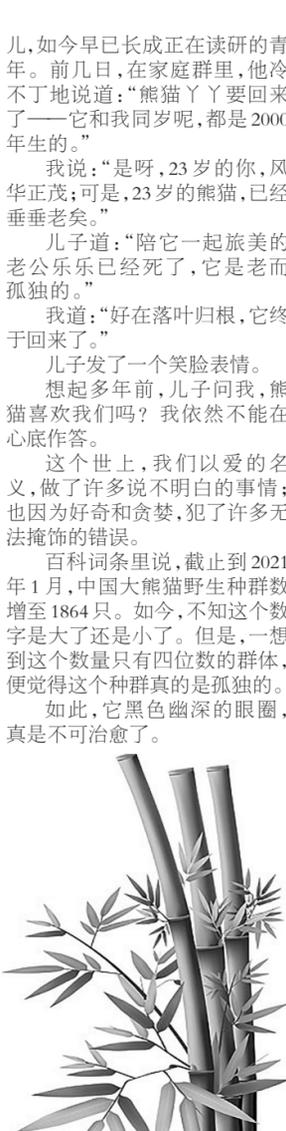
我道:“好在落叶归根,它终于回来了。”

儿子发了一个笑脸表情。想起多年前,儿子问我,熊猫喜欢我们吗?我依然不能在心底作答。

这个世上,我们以爱的名义,做了许多说不明白的事情;也因为好奇和贪婪,犯了许多无法掩饰的错误。

百科词条里说,截止到2021年1月,中国大熊猫野生种群数量增至1864只。如今,不知这个数字是大了还是小了。但是,一想到这个数量只有四位数的群体,便觉得这个种群真的是孤独的。

如此,它黑色幽深的眼圈,真是不可治愈了。



## 临水花开

## 木芙蓉

□辛爱琴

十月的清晨,信步走进公园,沿着湖边小径漫步,突然被不远处粉红的花儿吸引了目光,一丛数枝,身纤花艳,临水闲照,笑意盎然。哦,是木芙蓉花开了。

穿过芦苇丛,走进幽深处,小心地跨过一朵挡道的木芙蓉花,啊!我仿佛闯进了木芙蓉花宫,清姿雅质,独殿群芳。一丛丛细高秆的木芙蓉簇拥在水边石畔,灿然绽放,朵朵碗口大的花儿,或粉白,或粉红,在绿叶衬托下,清新如芙蓉出水,艳丽如蔷薇绽放。

细赏,淡粉的花儿,鹅黄的花蕊,扇状的花瓣,清雅的香气,令人心旷神怡。秋风阵阵,水波粼粼,花姿颤动,俏丽的倒影随波荡漾,美得让人动容。我即兴吟道:“水莲花尽木芙蓉,露染胭脂色未浓。湖边淡淡红,盈盈舞秋风。”

“芙蓉”一开始指的是荷花。对于“木芙蓉”之得名,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解释道:“此花艳如荷花,故有芙蓉、木莲之名。”与开于夏季的荷花不同,木芙蓉在百花凋零的秋天盛开,花开可至霜降时节,纵有薄霜,也无碍花开,故此